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帝學

御製詩　卷一之四

皇子恭和詩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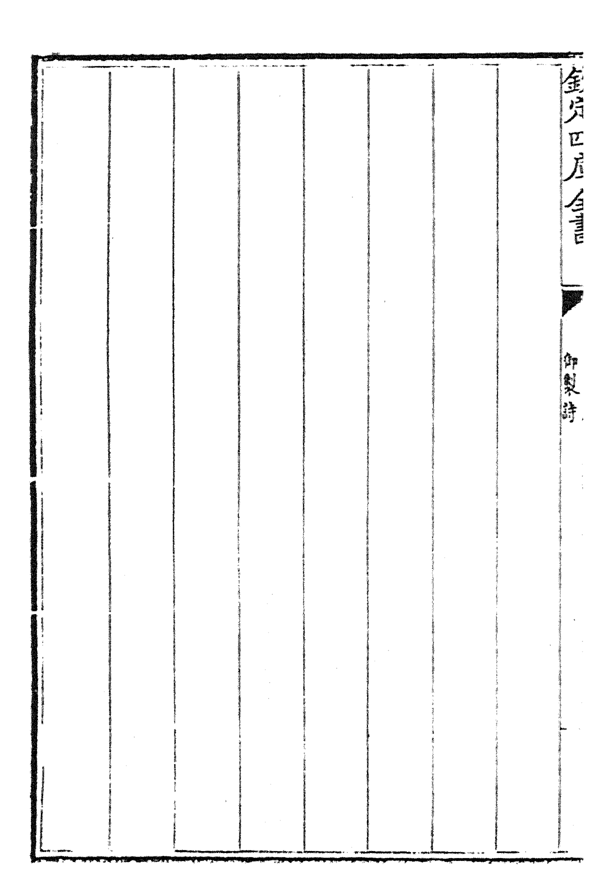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陳振典

御製題宋版范祖禹帝學

元祐成書心力殫逮乎嘉定又重刊欣兹祖禹芸編在不異九齡金鑑看務學求師著儀軌修身莅政示倪端知之行矣吾猶愧絺几寧惟玩古觀

乾隆乙未孟春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奉

旨皇子等所和詩著並録欽此

皇四子臣永瑆恭和

儒臣第一妙研殫謹案本傳蘇軾嘗稱祖禹為講官第一仰契

皇心論不刋古鑑炯如著蔡奉陳編珍越鼎彛看數千年上窺精蘊三萬言中得肇端帝學共八卷計二萬九千餘字幸

荷

綸音勤染翰奉命予臣永瑆等六人各繕一部豹斑粗識愧童觀

皇六子臣永瑢恭和

兩閣（邇英 延義）陳言要義殫，先經繕進後經刊（建炎中禮部尚書謝克家上言請勅祖禹之子宗正少卿沖繕本進覽嗣祖禹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刊置縣齋嘉定中戸曹趙汝洋補刊）。講筵不愧眉山譽（謹案本傳蘇軾稱祖禹為講官第一），史筆應齊涑水看（祖禹進唐鑑十二卷學者有唐鑑公之目）。紙墨古香留篋裏，星雲宸藻冠篇端。執中聖學同堯舜，一善兼資備

監觀

皇八子臣永璇恭和

聖學勤師古訓殫嘉謨有

契論寧刋惟精惟一傳心接求治求安運掌看用極先

由慎乎德從長猶

念執其端曲江金鑑編堪續

宵旰

堯衷比例觀

皇十一子臣永瑆恭和

太史編書典制殫衢州投進溯重刋如斯方册真資用合是巖廊不厭看祭海三王皆後委傳薪千古必求端孤踪衘感應何極按宋史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今日常蒙

聖主觀

皇十二子臣永璂恭和

臣心克輔主心殫七百年来義不刋治要垂為邦

國守

幾餘宣示子孫看校書葉掃循庭際給札青棼謹席端

奉命敬書成帙並校其筆誤

天藻煇煌標學鏡覲賢念典仰臨觀

皇十五子臣永琰恭和

帝王勤學貴心殫范氏編摩義不刊三代規模於

古會千秋得失在茲看衡量梨棗稽年表是編刋於宋嘉定辛巳逮今五百餘年

聲振琳瑯揭簡端書藉入天祿琳瑯今日淵源滙

文府新建文淵文源文津三閣貯四庫全書並有御製記真從

學海得淵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帝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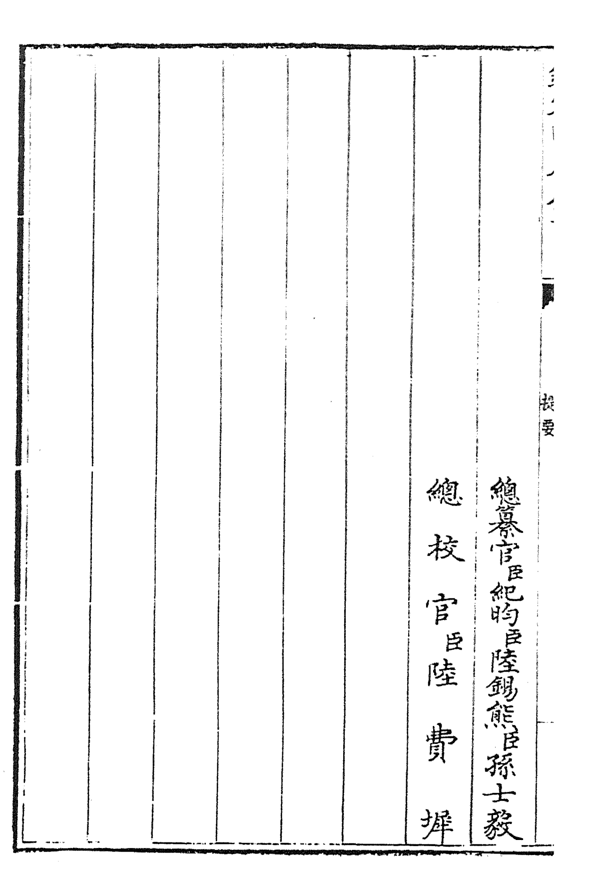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帝學八卷宋范祖禹撰祖禹字淳父華陽人嘉祐八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出知陜州尋謫賓化而卒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是書乃哲宗元祐初祖禹在經筵時所進皆纂輯自古賢君迨宋祖

宗務學事迹以勸講由伏羲迄宋神宗每條後間附論斷自上古至漢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於宋諸帝叙述獨詳蓋亦本法祖之意以為啟迪也祖禹初侍哲宗經幄因夏暑罷講即上書論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而力陳宜以進學為急又歷舉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甚切至史稱其在邇英時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又稱其長於勸講平生

論諫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藴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今觀此書言簡義明敷陳剴切信有不愧史臣所言者惜哲宗昧於省察不知學古有獲之義終致更張初政國是混淆而祖禹忠愛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為念其立論可謂深切著明於帝王典學之旨實能有所裨益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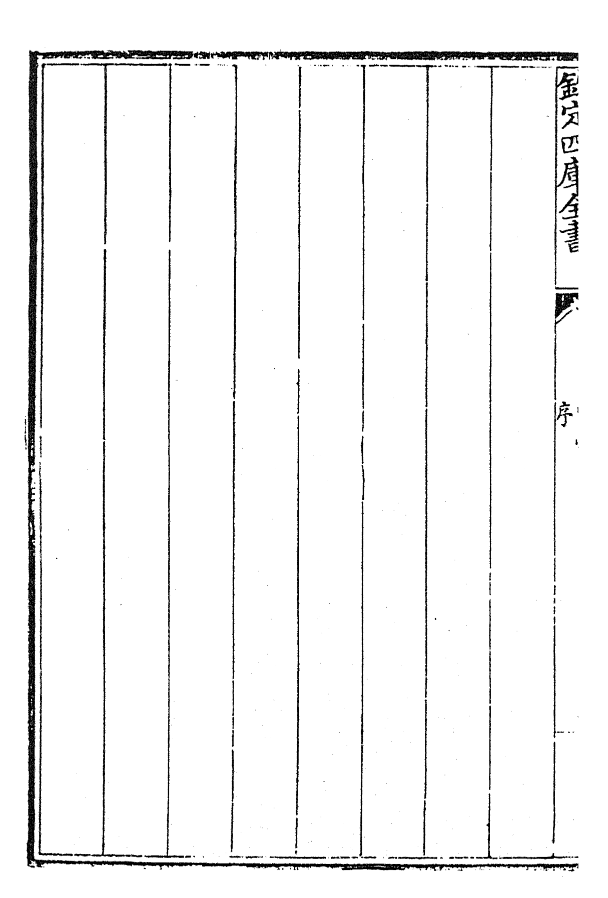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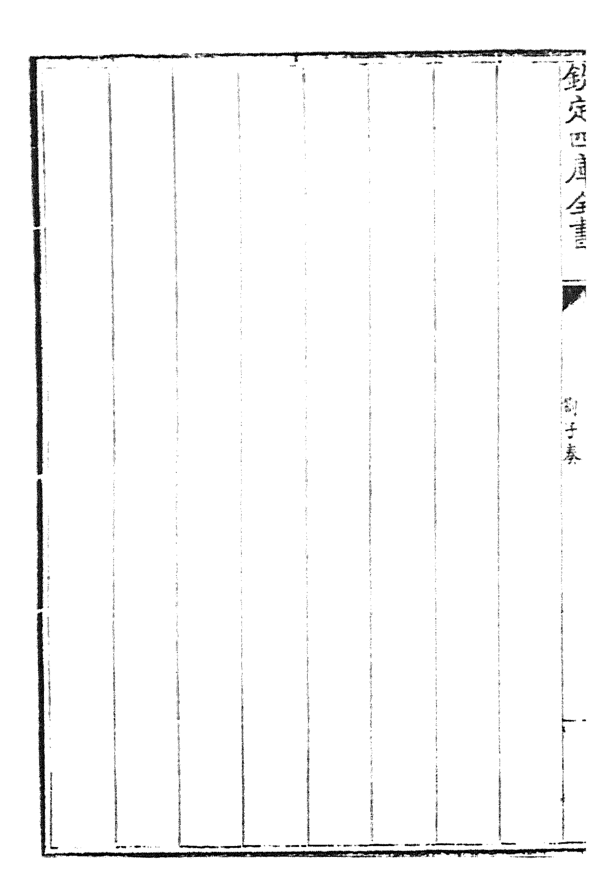
帝學原序

帝學一編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摭取帝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宓羲迄于我宋釐為八卷上之王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為盛其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刋置縣齋未幾散逸戶曹玉牒汝洋一日訪得元本因俾鋟木以補道院之闕庶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齊礪書



帝學劄子奏

建炎四年七月　日朝散大夫試禮部尚書臣謝克家等劄子奏臣等伏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既已進御外有仁皇訓典及帝學二書有益治道可備睿覽今祖禹之子前宗正少卿沖寓居衢州伏望聖慈下本州給以筆札令沖勘讀投



帝學卷一

宋 范祖禹 撰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大禹夏后氏

商王成湯

高宗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太昊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古結繩而治伏羲始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臣祖禹曰伏羲氏德合天地通於神明始畫八卦以開物成務故孔子言易始於伏羲雖有書契以紀萬事而治道可傳於後至堯而大備故孔子序書始於堯其前豈無聖人哉葢其世遠不可以為法也揚雄

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後世帝王之學本伏羲故臣以為帝學之首

炎帝神農氏師曰悉諸

黃帝有熊氏幼而徇齊（徇疾齊遠也言聖德幼而疾遠）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師曰大橈（大橈作甲子者）又學於大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少昊金天氏以鳥名官鳳鳥氏歷正（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鴡鳩王鴡也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鶻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

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高陽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古聖人之建官立事必本於學也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窮桑少昊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昊之功死

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晉頃公十四年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昊氏有四叔為勾芒蓐收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臣祖禹謹案周禮內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之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其書猶存也蓋自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不紀三皇而周易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事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少昊高陽高辛唐虞之書為五典司馬遷

作史記以黄帝為五帝之首高陽高辛次之堯舜次之而少昊氏不紀考其制作法度自高陽已不能及四子修職皆百世祀少昊之德豈非學之至乎臣故取左氏傳郯子史墨之語以補少昊氏之事備三皇五帝之學焉

顓頊高陽氏師曰伯夷又受學於綠圖

帝嚳高辛氏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師曰伯招

帝堯陶唐氏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若稽古欽明文思安安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師曰子州支父學於君疇孔子曰堯煥乎其有文章

帝舜有虞氏若稽古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師曰許由學於務成昭務成昭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定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

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少昊高陽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臣祖禹曰帝王之學謂之大學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故學者所以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道是也帝王之學所以學為堯舜也堯舜亦學于古先聖王而已其在易曰進德修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其在書曰若稽古其在詩曰正家以風天下此文王之學也揚雄曰適堯舜

文王者為正道後世學堯舜而及之者惟文王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習周公其他皆非道也

大禹夏后氏若稽古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聞善言則拜思日孜孜作訓以戒子孫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禹為人敏給克勤

惡旨酒而好善言師曰大成摯學於西王國禹惜寸陰為善日不足也見耕者耦立而式二人並耕曰耦式車敬耕者也過十室之邑必下下車也十室之邑以其必有忠信故下之商王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作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三徃幣聘之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内之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湯學于伊尹而

後臣之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高宗得傅説以為相王曰來汝説台小子舊學于甘盤甘盤賢臣有道德者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懐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周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伏羲畫八卦文王演之為六十四太公呂望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往歸之文王以為師大雅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亹亹勉也其善聲聞無止時也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又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在天其為文章辟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其好而學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性與天合小雅

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文王燕朋友之詩）單襄公曰文王質文（言質性有文德）故天祚之以天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孔子學文王者也武王師太公號曰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王踐治三月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高陽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

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
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
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
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為銘焉於鑑為
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
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户為銘焉於牖

為銘焉於劒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化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慎戒必恭恭

則壽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既克商王訪于箕子作洪範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用訓於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

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之德義傅猶敷也師導之教訓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導傅即受而述之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蓋周公復政留為太師此二公之職也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敏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作頌曰惟予小子不聰

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召公作誥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周公作洛誥王拜手稽首以求誨言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

始鋑鋑厥攸灼叙弗其絶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又作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又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又曰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作周官以訓百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又曰不學牆面涖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臣祖禹曰夏為天子十有七世四百三十有二年商為天子三十有一世六百二十有九年周為天子三十有六世八百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八年其君以學見於經傳者唯禹湯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可謂至少也若夏之啟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盤庚周之康王宣王皆有功烈見於詩書非學亦不能至也雖載籍闕畧事遠難明然要之聖君少而庸君多故治日短而亂日長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苟不學則無聞於後人君可不勉哉如夏之桀商之紂昏亂其德覆宗絶祀後世言惡則必稽焉豈其性不可為善哉由不法先王不親賢不務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惟在念與不念而已可不戒哉

帝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帝學卷二　　　　宋　范祖禹　撰

漢太祖高皇帝

太宗孝文皇帝

世宗孝武皇帝

孝昭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漢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太宗孝文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濟南伏生治之生名勝故為秦博士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大中大夫賈誼為長沙

王太傅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誼上書言三代之君教太子之法曰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

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法也匡正也）則德知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輯和也）

世宗孝武皇帝時倪寬見帝語經學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又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

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悅之擢為光禄大夫給事中制曰道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董仲舒對册推明孔氏帝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洛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建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

音律作詩樂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孝昭皇帝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帝雖通此書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髙第各一人蔡義以韓詩授帝博士韋賢亦進授帝詩

中宗孝宣皇帝髙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元

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鬱於大道鬱不通也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世祖光武皇帝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逌逃林藪至是莫不抱

負犢策雲會京師乃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修起太學備籩豆干戚之容帝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顧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顯宗孝明皇帝為太子時桓榮以少傅授尚書包咸以郎中授論語及即位尊榮以師禮拜為太常帝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帝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永平二年三雍初成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養老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帯縉紳之人

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榮疾篤帝問之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五年以包咸爲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屛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九年爲四姓小侯立學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肅宗孝章皇帝爲太子時張酺侍講及即位出爲東郡

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幷郡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遷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遂拜侍郎中帝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四年會諸儒於北宮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史傳百家無不該涉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

許頊因酒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慚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猷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初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

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頴達信都盖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帝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而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武德九年帝即位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

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貞觀二年正月帝著金鏡述以示侍臣其畧曰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十四年二月幸國子監觀釋菜命祭酒孔頴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用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

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二十二年帝撰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

言矣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為太子時褚無量以國子祭酒侍講及即位加右散騎常侍開元三年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無量更日侍讀毋 王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别館道遠聽於宫中乗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輿在内殿令内侍舁之五年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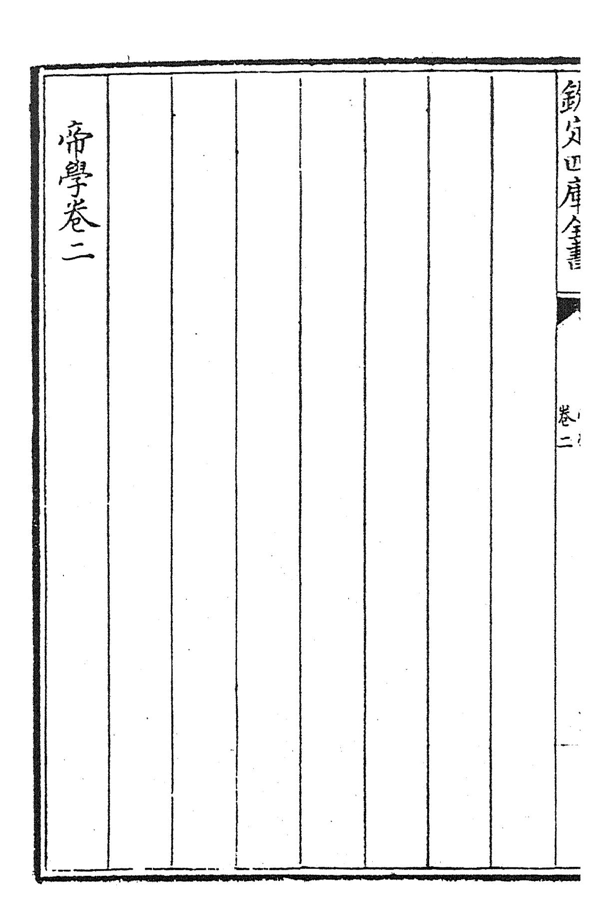
素為秘書監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
人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
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褚無量為
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八年無量卒命右散騎常
侍元行冲整比羣書行冲上羣書四録凡書四萬八千
一百六十九卷十一年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
監徐堅太常博士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
或侍講以張説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

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十三年帝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帝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二十五年帝

制訓誡六篇以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齊祭
稼穡之事宰臣李林甫等請宣布中外手詔曰周公誡
伯禽無以魯國驕人朕萬聖雖慚豈忘誡子聊示庭訓
何足宣布也天寳二載帝自注孝經頒於天下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留意典墳每覽前代
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録見太
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
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新序説苑等

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奬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録勲賢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跡元和四年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遣中使以書屏六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常所觀覽故以示卿藩等上表賀

臣祖禹案歐陽修贊曰唐有天下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今臣述明皇憲宗取其務學而已



帝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帝學卷三

宋　范祖禹　撰

大宋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

孝皇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

帝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帝親製文宣王兖公二贊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褒先聖之後封賢臣之墓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是以天下悦服傳世三十歷祀八百蓋由此也太祖皇帝承五代之季受天眷命皇業初基日不暇給而即位之月首幸國學謁欵先聖次月又幸尊師重道如恐不及儒學

復振寔自此始所以啓佑後嗣立太平之基也與武

王未及下車之政何以異哉

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國子監始叙生徒講

學帝遣中使以酒果賜之因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

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帝名宗正丞趙孚對後殿令講

周易謂左右曰孚所說精博亦可賞也

四年四月丁亥幸國子監

開寳元年知制誥李穆薦王昭素名見便殿昭素開封

酸棗人通九經尤精詩易時年七十七精爽不衰帝問何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惷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名宰臣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帝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帝嘉之尋以衰老辭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留月餘遣之

帝自開寶以後好讀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趙普

爲相帝嘗勸以讀書

臣祖禹曰太祖皇帝之時天下未一方務戰勝而欲盡令武臣讀書夫武臣猶使之讀書而况於文臣其可以不學乎又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夫宰相猶當讀書而况於天子其可以不學乎又勸趙普以讀書蓋太祖皇帝知學之益又知爲君爲相不可以不學也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太祖皇帝之訓子孫可不念之哉

帝因讀尚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

臣祖禹曰人君讀書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謂學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異同專記誦備應對而已太祖皇帝讀書能知其要如此史臣以爲有意於措刑其可謂至仁矣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太平興國八年以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求人以備顧問始

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爲侍讀每出經史即名文仲讀之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爲樂然日閱三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爲鑑戒雖未能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爲難大凡讀書須性所好若其所不好讀亦不入昨日讀書從巳至申有鸛飛止殿吻至罷方去左右曰昔楊震講

學有鸛銜鱣墜堂下亦此類也

九年帝謂近臣曰朕讀書必究微旨尚書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三年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作書三篇以訓太甲伊尹忠於太甲其理明矣杜預春秋後序云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陟又左氏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猶以其子為相此與尚書叙太甲事異不知伏生昏忘將此古書乃當時雜記未足

審也豈有殺其父而復相其子者乎且伊尹著書訓君具在方册必無自立之意杜預通博不當憑汲冢襍說特立疑義使伊尹忠節惑於後人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學官李覺方敘徒講書即名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賜帛百匹

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奥足為君臣鑑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監名直講孫奭講尚書判監李至執經講堯典一篇未畢遽令講說命三篇帝曰尚書主言治世之道說命居最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傅說皆賢相也復誦說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曰誠哉是言何高宗之時而有賢相如此嘉歎久之

帝與近臣論三史曰夫史書之作務在懲惡勸善若采摭

小說異聞以綴飾者葢不足訓大約忠孝正直可為嘉歎也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敦

尚文雅自出閤後專以講學屬詞為樂禁中遊息之所

皆貯圖籍置筆硯及即位每名諸王府侍講邢昺及國

子監直講孫奭等更侍講説質問經義久而方罷

咸平元年正月命擇官詳正經籍因訪明達經義者祭

知政事李至曰國學講書崔頤正博通諸經尤善説帝

曰朕宮中無事甚樂聽書常求其人尤不易得翌日召

顒正講尚書於景福殿又於苑中講大禹謨自是日令赴御書院侍對帝謂宰相曰顒正講誦有功卿等更於班行中擇性行淳朴通經義知損益者二人以名聞顒正講尚書至十卷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帝命坐問邮甚至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二年七月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爲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侍讀呂文仲爲翰林侍讀學士按唐開元中置侍讀其後有翰林侍讀學士

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久廢
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爲樂殆至宵分手不釋
卷繇是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
位未崇帝聰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德
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
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帝嘗謂
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賾編簡素所耽
玩但古聖奥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講侍讀學

士自今令監館閣書籍中使日具當宿官名進入朕欲名見訪問自是多名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臣祖禹曰太宗始命呂文仲侍讀真宗置侍講侍讀學士仁宗開邇英延义二閣日以講讀為常累聖相承有加無損有勤無怠此所以遺子孫之法也是以海內承平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蓋未之有由祖宗無不好學故也

二年七月幸國學謁先師及覽三禮圖名祭酒邢昺直

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從官侍座帝曰偓佺講書頗達經義甚可稱也賜偓佺緋章服昺已下器幣

帝御便殿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它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以日繫時寧有倦邪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

有過數四在東宫時惟以叙書爲念其間亡逸者多方購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宫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目蓋購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茵幃皆黄絹爲之無文采之飾叙書八千餘卷帝曰此惟正經正史累校定者小説它書不置於此蓋俯近禁中

最便觀覽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臣僚家有敘書者朕先借其目參校所少併令抄補所得甚多信非時手不能備此今祕閣之後新衣庫雖有棟宇地猶狹隘朕累令經度若遷此庫以廣其地尤爲佳事當諭劉承珪增葺之

帝宴餞侍講學士邢昺於龍圖閣上挂禮記中庸篇圖昺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序修身尊賢之理皆有倫貫坐者聳聽帝甚嘉納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拜又幸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

帝命王旦選儒學之士旦薦崇文院檢討馮元帝名見命講易泰卦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

成萬物帝悅賜元紲章服稱旦善擇才

天禧元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宣和門之北閣待制預焉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

三年九月召宰臣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於清景殿觀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采羣書廣為承華要略十卷每篇著贊以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召近臣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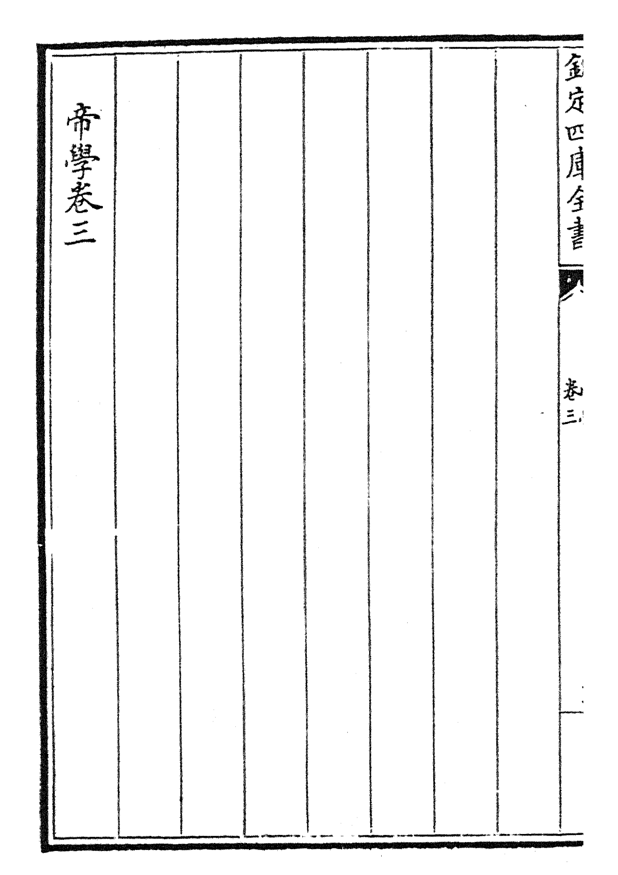
太宗時邢昺嘗纂禮選以獻其後帝閱書禁中得其本

作賛以示近臣曰朕在東宮曷爲侍講嘗徧講九經書亦有三五過或十餘過者唯尚書凡十四講蓋先帝慈旨勉勵每旦聽書食訖習射使與兄弟朝夕同處所習者文武二事尔

帝與諸王宗室友愛最篤然動有戒諭或問其講習爲學則喜見顔色形于奬勸編修君臣事迹日進草三二卷帝雖政務繁劇亦中夕披閱條其外互纖悉窮究諸儒疲於應對爲文務求温雅製述尤多中外書奏歌頌

無不重復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經史摭其可以爲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

帝學卷三



帝學卷四

宋　范祖禹　撰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

帝上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封壽春郡王九年正月命尚書戸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戸部員外郎直史館崔遵度並爲王友眞宗宣諭曰兒子才七歲朕每自教之卿等

可盡乃心退見郡王於内東門南閤真宗遣使謂士遜等曰兒子年小毋得列拜士遜等各拜二月詔以郡王學堂爲資善堂八月真宗賜王歌凡七軸曰勸學曰修身曰懷儉約曰慎所好曰卹黎民曰勿矜伐曰守文天禧二年正月月旦真宗幸元符觀遂幸資善堂徐王彭王郡王及南宫北宅宗室以下並列侍二月進封昇王八月立爲皇太子參知政事李迪樞密直學士王晰並兼太子賓客真宗作元良箴以賜太子有殿侍張迪者

給事左右太子曰是可與賓客同名邪方覽尚書至協于克一遂令更名克一真宗知之甚悅以語宰臣賓客三年九月請賓客以下講論語自是以爲常又問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何謂也乾興元年二月即皇帝位三月賜輔臣飛白書各一軸初帝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戊寅中書請自禫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雙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曰朕仰承先訓肇纘慶基思與忠賢日

勤聽覽至于宵旰非敢怠遑雖毎屬於清閒亦靡圖於暇逸當延侍從講習藝文勉徇嘉謀用依來請雙日不視事亦當宣名侍臣便殿以閱書史兾不廢學也皇太后諭宰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名名儒講習經書以輔聖學十一月辛己始御崇政殿西廡名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名侍臣講讀十二月甲辰名輔臣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論語

既而帝親書唐人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或取經書要言書一二紙

天聖二年二月乙丑召輔臣于崇政殿西廡觀講孝經六月己未賜尚書工部郎中直龍圖閣馬宗元三品服以講孝經徹也時帝方嚮儒學召宗元入講故賜之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因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

四年閏五月甲子召輔臣于崇政殿西廡觀宋綬等讀
唐書帝因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其始終者若
裴寂劉文静俱佐命之臣而不免誅辱王曽曰寂等及
禍良以功成而不知退也翰林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
宋綬請解三班以專講勸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以
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誠德
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
朝臣僚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治卷之上七月壬

申詔諸路轉運使訪取部幕職令録京朝官有通經術
長于講說者以名聞
五年四月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燕于瓊林苑遣中使
賜御詩及中庸篇各一軸初帝欲賜中庸篇命中書録
本既上乃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
陳之十月乙酉監修國史王曽言唐史官吳兢于正史
實録外録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采
太祖太宗真宗實録日歴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

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庋書策外向以使侍臣講讀天聖末孫奭年高視昏或陰晦即為徙御坐于閣外奭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帝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為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于講讀閣

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吕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

景祐元年正月丁亥尚書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尚書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以二人入侍講說崇政殿置說書自此始

二年正月癸丑置邇英延义二閣寫尚書無逸篇于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义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是日御延义閣名輔臣觀賈昌朝講春秋盛度讀唐書

三年正月乙巳賈昌朝言臣幸得侍經禁中陛下每以

清閒之燕嚮學稽古徽言善道取髙前聖事在隻日杳
隔嚴宸時政記史舘日歷及起居注莫得纂述臣自景
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出筵傳臣出處升絀封章進對
燕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爲二卷乞送史舘詔以邇英延
义二閣記注爲名命章得象等接續修纂七月乙酉侍
講學士馮元獻金華五箴降詔褒諭
四年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説書尚書司封員外郎直
集賢院賈昌朝尚書禮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宗道

尚書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趙希言並兼天章閣侍講預內殿起居天章閣置侍講自此始九月丁卯御邇英閣讀唐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義切于規戒者讀之十月甲戌讀正說慎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德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德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丙戌讀正說養民篇帝曰尸子言君如杅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

君之好惡是以人君慎所好焉甲午講春秋詔春秋自
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冢陪用政記載雖衆而典要則寡
宜刪去蔓辭止取君臣政教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曰
春秋經旨在于奬王室尊君道丘明作傳文義甚博然
其間録詭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
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丘明所記事稍近誣及
陪臣僭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
寳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戸數

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二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

九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邇英閣讀眞宗正説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眞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閲以聞至是上之十月乙丑御邇英閣講春秋左氏傳及讀正説終帝曰春秋所述前世治

亂之事敢不監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也帝又問丁度尚書洪範酒誥二篇大義度悉以對帝命録二篇以進因詔續講周易李淑讀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所編經史規鑑事迹十一月癸已以皇子生燕宗室于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詩又出寶元天人祥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分三十門為十卷

慶歷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鑑古圖記以示輔臣八月詔兩制檢閱唐書紀傳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日録一兩條上之以翰林學士蘇紳言唐憲宗嘗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繪圖以備觀覽也

二年二月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帝以昌朝長於講説特召之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説上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地帝諭輔臣曰人臣

雖有才學若過爲巧僞終有形迹乃落臒職通判饒州

四年二月丙辰御迎陽門名輔臣觀圖畫其畫皆前代

帝王美惡之迹可爲規戒者因命曾公亮講詩王洙讀

祖宗聖政錄丁度讀前漢書先是趙元昊反罷進講侍

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曰延講誦因獻勸講箴至

是復命講讀經史帝御邇英閣讀漢書紀問長安城象

莫能知共推趙師民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

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直所記如此師民在經筵十餘

年甚見器異常盛夏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以賜之丁度讀漢書帝曰漢稱文景景不及文鼂錯忠而被誅良可惜也三月己卯帝於邇英閣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愼危之意又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眞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眞宗愛民孝恩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愼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靜進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

保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已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廢顧謂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

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于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註釋其義帝許之乙酉帝問輔臣春秋三傳异同之義賈昌朝對曰左氏多記時事公羊穀梁專解經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賞罰爲意然三傳异同考之亦有得失也帝然之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仰

窺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
善惡之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敢不竭愚竊思自古求
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聽明
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
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臣
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
徙從語問既盡其理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
卿等既爲朕言之當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唯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于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思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誠圖治之要也五月壬申幸國子監謁至

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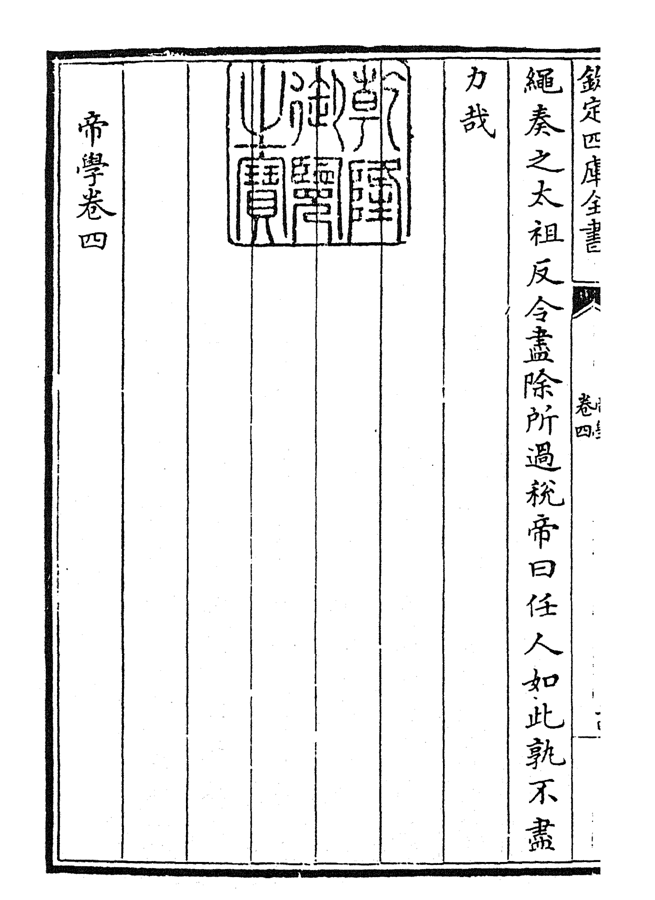
五年二月丙申御邇英閣讀漢書元帝紀帝語及漢元成二帝政理丁度因言頃者臣下不知大體務相攻訐或發人陰私以圖自進賴陛下聖明覺悟比來此風漸息帝因言攻訐之弊曰凡此皆謂小忠非大忠也戊戌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衛新臺帝謂曾公亮曰朕思爲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讀經

史毋得輒遺三月戊午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己卯講詩六月篇帝曰此序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當為帝王常行之道豈止當時之事邪楊安國對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遂微先儒所以作序為萬世監也帝令再講之甲申講詩節南山篇帝問楊安國周幽王所終安國對曰幽王在位十

二年爲犬戎所殺宗周遂亡平王東遷自此微弱帝雖素所聞知而特降問以示臣下善惡廢興之事無所諱也讀漢書韓信傳至信破齊自請爲假王張良陳平躡高帝足遂以爲眞帝歎曰漢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漢祖聰明大度故羣下得盡其誠不然何以基漢業也四月辛卯講詩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順故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

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紕正用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淪于汚敗也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注有魯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邪壬辰講詩小弁至巧言篇帝問將來說詩畢宜講何書楊安國對曰論語者先聖精意善言爲人倫師法於經義最大帝曰然便可與孝經同講也丁度在經筵帝每呼學士而不名常問蓍龜占應

之事度對曰卜筮雖聖人所爲及其成乃一技耳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著龜也十一月甲午講詩角弓篇帝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楊安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藉豈不廣骨肉之愛也帝又曰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乙未講詩都人士篇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也讀三朝經武聖略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以佐公用人或



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過稅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帝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帝學卷五至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陳振輿

帝學卷五

宋　范祖禹　撰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

帝中

慶歷七年三月丙申御邇英閣講孝經面賜曾公亮三品服帝謂宋初曰此賜異於他臣僚又曰自古帝王皆有師今賜師儒之臣講筵之榮事也己亥講論語序至安昌侯張禹帝曰是朱雲乞斬者乎楊安國對曰是也

因言禹爲成帝師以論語授帝後為丞相時大將軍王鳳專政吏民多上書譏切王氏成帝至禹第辟左右以吏民言王氏事示禹禹謂上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王氏果篡漢帝曰禹師臣不忠讀書何為四月己已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宫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傅也辛未

讀正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漢有詐稱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秋蒯聵之事宣帝與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決大事宰相必通一經帝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藝茍取富貴益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顯位所以不勸也又曰孫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對曰奭子瑜為崇文院檢

討元子諲監内衣庫帝問其才行何如祁以實對帝曰二人名儒奭尤淳正祁曰奭在朝屢奏論事十月直史館張揆上所著太元集解名對延和殿令揲著得斷首且言斷首凖易之夬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帝悦擢天章閣侍制兼侍讀

皇祐元年四月戊子御邇英閣講論語在陳絶粮帝曰夫子言君子固窮明聖人亦有否泰尔楊安國對曰聖人雖坐亡遺照不與人同憂患然亦同天地否泰故用

有行藏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若成湯繫于夏臺文王囚于羑里周公居東孔子絶粮此同天地否泰之事也講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帝曰夫子或為帝王則無此與時君抗厲弟子抑揚之教乎安國對曰夫子雖不王然其巍巍蕩蕩與堯舜一致經籍垂於萬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子之力也講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帝曰若後代人君任臣得人代天工而不私者人君亦可以無為也安國對曰陛下比年降手詔訪逮

羣臣欲以致無為也而當國之臣少能上副憂勤此群下之罪也講言忠信行篤敬帝曰忠信篤敬不可斯須而去也講直哉史魚帝曰蘧伯玉信君子矣而不若史魚之直不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也安國對曰聖意以蘧伯玉不若史魚欲戒不亮節之臣也庚寅講師冕見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帝曰夫子可謂不欺矣楊安國對曰誠如聖言五月癸巳講季氏篇帝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如何趙師民對曰文者

經緯天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示之以信皆文德也帝曰然所先者無如信也師民曰至誠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陛下以為最先此實聖道之要乙未講論語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帝曰諸侯十世大夫五世陪臣三世何謂也楊安國具以對又講戒之在得安國言人

老好貪帝曰令人云作子孫之計是也七月壬子帝朝拜真宗神御回幸資善堂作詩先皇教善敞東闈菲德承宗賴慶暉為感儲筵驚歲月因瞻臺像駐驂騑楹書作啓欽遺澤（堂中藏先朝賜書）庭樹重攀記舊圍疇日學文親政地仰懷慈訓倍依依九月壬寅講君子有九思帝曰夫子語人君邪臣下邪楊安國對曰君子者通天子諸侯羣公卿大夫夫子立教亦通臣下也講不學詩無以言帝曰古人賦詩以言志詩人之志有譎諫者何也安

國具以對帝曰亦有覩威儀省禍福古人於賦詩見之
安國以春秋左氏傳鄭大夫子展伯有等賦詩以對曰
此覩威儀省禍福之明也丙午講鑽燧改火帝問其說
趙師民對曰古之聖王必上奉天時四時變化各隨木
性近世茍簡以為非治之具而廢之至於萬事皆不如
古丁未講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帝曰何謂訕上楊安國
對曰人君若有闕失臣下當力正之若不能面諫而退
有後言居下流而訕上也講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帝曰

三人迹异何同為仁楊安國對曰三人各盡其所冝俱為臣法故同稱仁辛亥講子張篇帝問子夏子張言交孰優趙師民對曰聖人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進德惡者改行子張之言實為優也帝然之癸丑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帝因問古之公卿大夫士皆有寢廟與令同异丁度宋祁對曰古者公卿大夫世及所以子孫守其宗廟近世公相或子孫衰弱墜失門户雖有明詔立家廟然恐不得如古帝因言近歲公相家有子孫

微弱門戶之主者軫惜久之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鑑圖十二月辛酉詔六日延和殿再坐召尚書虞部員外郎盧士宗講周易令舊講筵學士上殿聽乙丑再御延和殿侍讀侍講並赴命盧士宗講泰卦面除天章閣侍講賜紫章服士宗楊安國所薦也是日詔右僕射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舊講臣特命之

二年三月己丑御邇英閣講周易帝曰易歷三古資九

聖無有代號令豈沿近題云周也楊安國對曰伏羲氏始畫八卦歷三古九聖無文以言惟周官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葢文王加周字以别于餘代尓講乾卦帝曰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設卦何取倚象也安國具以對帝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人君所行之道爾安國對曰陛下乘天地之正合日月之明先天而天弗違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然則帝王與天地同德乃乾元統天之事豈非

陛下所行之道乎甲辰講易坤卦帝曰上六龍戰於野何也楊安國對曰譬之權臣擅命作威作福蔽君耳目不得聰明可移人心可覆國家茍辨之不早必有龍戰之患也帝曰用六何謂利永正安國對曰乾之德大故能以美利利天下坤之德劣故惟能以利永正久而能正則無一朝一夕之患故曰以大終也壬子講易需卦帝曰乾天也而在下坎水也而在上何也楊安國具以對又講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帝曰以正中謂皇極之道

乎安國對曰九五乃天子之位以陽居尊而履中正為一卦之主總陛下建皇極以御天下也甲寅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同音者帝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聖人文字不須回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覩不無悚懼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四月己卯讀前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帝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辨何容易如此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帝曰若安寧

之時常思危亡之戒安有後悔又讀至籍提封爲上林苑帝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嘗不憂勤天下此陛下祖宗以來家法爾乙酉讀後漢書安帝紀史臣論推咎台衡謂災癘薦免三公帝曰莫若罪已以荅天責宋祁曰陛下之言人君之至德也十一月丁酉講易无妄卦帝曰无妄之疾何云勿藥有喜楊安國對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尊得位為无妄之主天下皆无妄而偶有疾非

已所致疾當自損可勿藥而喜也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虛妄而偶有災若堯湯水旱非已所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煩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未可息且順民心鯀功不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者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喜之義也今河水氾決歷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財用未嘗息大河之患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頓斃何啻百千萬計地財委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

繼臣以為大河犬戎自古為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息亦勿藥有喜也壬寅張揆讀後漢明德馬皇后紀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令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

三年三月戊辰御邇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帝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楊安國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

稟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性之肆也故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欲也帝然之四月辛丑講易鼎卦帝問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楊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折足而覆餗矣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曰任人不可不慎也乙巳講歸妹卦帝問楊安國陰

陽爻位所處安國具以對帝顧謂安國等曰朕長於深
宫易旨微奥每須詳問卿等敷對時久得無煩乎曽公
亮對曰安國以所學備承聖問豈敢言煩安國進曰臣
寡學淺陋無以上副聖問因降拜謝帝曰賴卿等宿儒
博學多所發明朕甚恱之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
勞耳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内惑聲色則
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
明不是過也戊申講巽卦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楊

安國言巽為風兩風相隨者申命令之謂也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帝曰然風教君德也安國對曰乾卦六爻孔子備陳君德遂命安國講乾之九五安國既講乃言曰此帝王同天地之德也五月辛亥楊安國講兌卦既畢帝又命講謙卦壬子安國講渙卦既畢帝又命講泰卦癸丑趙師民講節卦既畢帝又命講師卦九月辛酉講既濟卦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王洙曰禮說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鄭以離為牛坎為

豕故東鄰殺牛紂無德不如西鄰之禴祭文王有德實受其福也楊安國進曰王孔不取此義王弼云牛祭之盛者禴祭之薄者九五以既濟之時物皆濟矣將何為焉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穎達云九五履正居尊動不為妄修德者也假有東鄰不能修德雖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所饗不如西鄰祭薄神明降福也帝曰爻義既正沬以禮說亦可安國對曰周禮二鄭有異同之論石渠有父子分爭之說庚午講極數

知來之謂占帝曰蓍策之數亦大衍之數也大衍有揲蓍之體有乾坤之策遂命王洙揲蓍得坎之艮令寫大衍一章經注具疏翌日進帝又問龜筮之事令進洪範稽疑經注具疏辛未講讀以翠芳亭橙實賜講筵官各一枚丙子講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帝曰葬固宜儉楊安國對曰五代周高祖其葬最儉帝曰周高祖遺命止用紙衣瓦棺誠欲矯前代厚葬之失講讀退傳宣卿等侍對時久頗倦可於邇英後亭少

憩止丁度等翌日稱謝丁丑講讀官㕘問聖躬畢面詔當講讀臣僚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閤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説卿等無乃煩倦否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為永制翌日丁度等奏謝十月癸未詔丁度等前後漢書節義令撰序及名甲申丁度等請名曰兩漢簡微前史精要詔以前史精要為名又詔撰通英閣後殿名乙酉丁度等請名曰詢猷隆儒清宴詔

以隆儒為名丙申詔楊安國等五經正義節解令先撰序及名丁酉安國等請名曰五經義宗精義樞要詔以五經精義為名丁丑帝飛白書筆法二字賜講讀官各一軸時趙師民謁告歸青州命就賜之皇祐以後每歲重午節必賜飛白書扇十二月己亥御延和殿楊安國等上五經精義序進讀畢賜茶而退入内都知王守忠傳旨五經精義序俟覽畢降出辛丑降付邇英閣

帝學卷五